

冥報記

譚組雲題



記登部政內府政民國

護 生 報

局地國代送聖色並價全版每之食宣護首為
郵內訂訂像觀有五角年兩月刊主傳動物保
政各處處贈音五角定期出物義素物保亞

護生報社
營業部
道德書局
總本會
圖書部

- 發售 各種經書 名人字畫 紙就聖像 諸書贈相
- 承印 鉛印經書 石印經書 各種聖像 各種印件
- 代辦 放生事宜 送書事宜 書籍事宜 文具事宜

崇信觀音同志會

徵求會員

●祇出會費壹元 得享十大利益之優待

●備荷介紹會員 另有特別優厚簡章

●贈品計分三等 印有詳章 歡迎函索

- 【一】護生報并觀音專刊。
- 【二】精裝唐朝遺筆觀音寫真。
- 【三】五色過海觀音聖像。
- 【四】新編觀音起信編。
- 【五】各種觀音照相。
- 【六】統治百病觀音救苦膏。
- 【七】宣傳觀音刊物及善書。
- 【八】購貨得享永遠利益。
- 【九】五彩莊嚴證書。
- 【十】郵費一律奉送。

地址上海貝勒路霞飛路北首護生報社內

冥報記

譚組雲題



一時勸人以口
百世勸人以書

白鹿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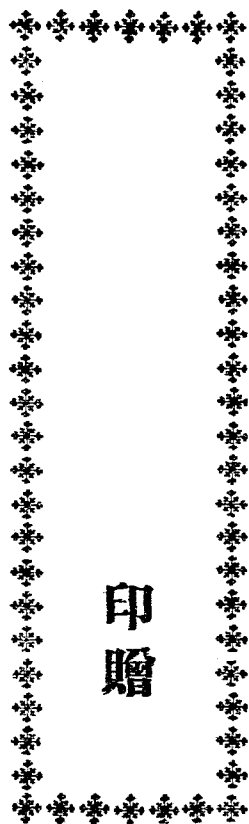


新刻冥報記序

佛家因果之說。通乎三世。現在之禍福。以前世善惡爲之因。今生之善惡。以來世禍福爲之果。以視儒道言報應。僅據現生者。義較圓滿。至天堂地獄。皆由人心業力使然。楞嚴論之甚詳。所謂三界唯心。自因自果也。吾人身居五濁。生逢末世。往往不明因果。廣造衆罪。愚痴迷倒。不信報應。迨及近世。邪說日滋。貪詐之風盛。則縱恣三業。權利之心熾。則沈淪五道。只顧目前。不畏後果者比比也。試語以輪迴之苦。冥報之劇。不斥爲迷信。卽笑爲迂談。學說不明。貽害社會。人心日壞。劫難益深。所關非細故也。嘗閱太平廣記。法苑珠林二書。輒引冥報記不少。恆以未覩原書爲憾。偶檢續藏經。得冥報記全本。爲唐吏部尙書唐臨撰。披覽數過。喜其徵引明確。敘述雅潔。且姓氏里居職務年月。聞見精詳。具有來歷。官居極品。不同閭巷之瑣聞。時越千年。幸覩唐人之名箸。誠暗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也。甯得詆爲虛誣。疑其附會耶。亟思付梓。以廣其傳。適璧山曾言樞團長。爲母目疾。發愿刊書。思以推錫類之仁。挽末流之失。勸錄是編。毅然欣許。剞劂有日。用識起緣。有心救世者。廣爲流布。當非小補云。

中華民國十五年冬月十七日

榮縣黃覺識



印
贈

冥報記原叙

唐 吏部尙書 唐 臨撰

夫含氣有生。無不有識。有識而有行。隨行善惡而受其報。如農夫之播種。隨所植而收之。此物之常理。固無所可疑也。上智達其本源。知而無見。下愚闇其蹤跡。迷而不返。皆絕言也。中品之人。未能自達。隨緣動見。逐見生疑。疑見多端。各懷異執。釋典論其分別。凡有六十二見。邪倒於是乎生也。臨在中人之後。幸而悟其萬一比見衆人。不信因果者。說見雖多。同謂善惡無報。無報之說。略有三種。一者自然。言故無因果。唯當任欲待事而已。二者滅盡。言死而生滅。識無所住。身識都盡。誰受苦樂。以無受。故知無因果。三者無報。言見今人有修道德。貧賤早死。或行凶惡。富貴靈長。以是事故。知無因果。臨竊謂儒書論善惡之報甚多。近者報於當時。中者報於累年之外。遠者報於子孫之後。當時報者。若楚子吞蛭。痼疾皆愈。宋公之禱。妖星多退。淖齒凶逆。旋踵伏誅。趙高惑亂。俄而滅族之類是也。累年報者。如魏顛嫁妾。終以濟師。孫叔埋蛇。竟享多福。漢鳩如意。蒼狗成災。齊欽彭生。立豕爲崇之類是也。子孫報者。若弗父恭於三命。廣宣尼之道。鄧訓歲活千人。遺和熹之慶。陳平陰計。自知無後。欒厲怙侈。盈被其殃之類是也。若乃虞舜以孝行登位。周文以仁賢受命。桀紂以殘忍亡國。幽

厲以淫縱禍終。三代功德。下祚長久。秦皇驕暴。及子而滅。若斯之比。觸類實繁。雖復大小有殊。亦皆善惡之驗。但事談王道。理關天命。常談之際。非所宜言。今之所錄。蓋自取其微細證驗。冀以發起同類。貽告子孫。徵於人鬼之間。若斯而已也。釋氏說教。無非因果。因卽是作。果卽是報。無一法而非因。無一因而不報。然其說報。亦有三種。一者現報。謂於此身中作善惡業。卽於此身而受報者。皆名現報。二者生報。謂此身作業不自受之。隨業善惡。生於諸道。皆名生報。三者後報。謂過去身作善惡業。能得果報。應多身受。是以現在作業。未便受報。或於後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後報。於此三報。攝一切法。無所不盡。是今諸見復然大悟。然今俗士。尙有惑之多。習因而忘果。疑耳而信目。是以聞說後報。則若存若忘。見有効驗。則驚嗟信服。昔晉高士謝敷。宋尙書令傅高。太子中書舍人報演。齊司徒事中郎陸果。或一時令望。或當代名家。並錄觀世音應驗記。及齊竟陵王蕭子良作驗記。王琰作冥祥記。皆所以徵明善惡。勸戒將來。實使聞者。深心感悟。臨旣慕其風旨。亦思借以勸人。輒錄所聞。集爲此記。仍具陳所効。及聞見由緣。言不飭文。事專揚確。庶後之見者。能留意焉。

冥報記目錄

敘

□卷上

釋信行

釋慧如

釋僧徹

練行尼

【珠林六十五卷 法花傳記三】
【珠林九十五 法花傳記五】
【珠林三十六卷 廣記百九卷 法花傳記八 唐臨自注云忘 尼名而林廣記共
言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

釋道懸

釋道英

釋智苑

採銀沙人

冀州擒奴

梁時一寒士

【珠林二十六卷 廣記九十一卷】

嚴恭 【珠林二十六卷 廣記百十八卷 引獨異志爲嚴恭 法花傳記八】

卷中

崔彥武 【珠林三十五卷 廣記三十八卷 法花傳記七】

宿太山廟客僧 【珠林三十六卷 廣記九十九卷 法花傳記八】

蕭璟 【法花傳記五】

韋仲珪 【法花傳記五】

孫寶

張亮

盧文勵

陸仁蒨 【珠林十卷 廣記二百九十七卷陸作陸】

孫迴璞 【珠林百十三卷 廣記三百七十七卷引冥祥記】

戴天胃 【珠林七十卷 廣記二百七十七卷】

李大安 【珠林二十二卷引冥祥記 廣記九十九卷】

董雄 【珠林三十六卷 廣記百二十卷引珠林 法花傳記六】

蘇長之妾 【珠林二十六卷 廣記百九卷引珠林 法花傳記七】

岑文本 【珠林七十卷 廣記百六十二卷引珠林】

元大寶

鄭師辯 【珠林百三十卷 廣記三百七十九卷】

豆盧氏 【珠林二十六卷 廣記百三卷引珠林】

李山龍 【珠林二十八卷 廣記百九卷 法花傳記六〇】

卷下

王將軍 【珠林八十卷 廣記百三十二卷】

崔浩 【廣記百三十一卷引韻封】

梁元帝 【珠林百三十卷】

周武帝 【珠林五十卷引冥報拾遺 廣記三百八十二卷引珠林法花傳記八】

士人梁

李寬 【珠林八十卷 廣記百三十一卷】

姜略 【珠林八十卷 廣記百三十二卷】

冀小兒 【廣記百二十卷引廣古今五行記】

京兆郡獄卒

河南人婦 【珠林六十三卷 廣記百六十二卷】

卞士瑜父 【珠林七十二卷 廣記四百三十四卷引珠林】

殷安仁 【珠林九十一卷】

趙大亡女 【珠林九十二卷 廣記百三十四卷引珠林 大作太】

潘果 【珠林九十二卷 廣記四百三十九卷引珠林】

王五戒 【珠林七十一卷 廣記四百三十六卷引珠林】

康抱

姓韋 【珠林九十二卷 廣記百二十卷】

馬嘉運 【珠林八十二卷 廣記百廿九卷】

孔恪 【珠林八十二卷 廣記三百八十一卷】

寶軌 【珠林九十一卷 廣記百二十六卷不引出處】

王璿 附宋行質 【珠林九十六卷 廣記三百八十卷】

韋慶植亡女 【珠林九十二卷 廣記百三十四卷引珠林】

張法義 【珠林百七卷 廣記百十五卷引珠林】

柳智感 【珠林十二卷 廣記二百九十八卷】

冥報記卷上

唐 吏部尙書 唐 臨撰

隋京師大德沙門釋信行。本相州法藏寺僧。初其母無子。久以爲憂。有沙門過之。勸念觀世音菩薩。母日夜祈念。頃之有娠。生信行。幼而聰慧。博學經論。識達過人。以爲佛所說。經務於濟度。或隨根性。指人示道。或逐時宜。因事判法。今去聖久遠。根時久異。若以下人修行上法。法不當根。容能錯倒。乃鈔集經論。參驗人法。所當學者。爲三十六卷。曰人集錄。開皇初。左僕射齊公。聞其盛名。奏文帝。徵詣京師。住公所造真寂寺。信行又據經律。錄出三階法。四卷。其大旨勸人普敬。認惡本觀。佛性當病。授藥頓教。一乘自弘。天下勇猛。精進之士。皆宗之。信行嘗頭陀乞食。六時禮拜。勞力定心。空形實智而已。每坐禪。說法常見青衣童子四人。持花立侍。嘗與徒衆在堂中坐。禪衆人忽聞奇香。光照堂內。相與怪異。諮問信行。信行令弟子僧邕。惠如。邕曰。向見化佛從空中來。至禪師前。摩頂授記。如云。亦摩邕頂授記。餘狀與邕說同。後邕與其徒衆。隱太白山。一旦謂衆僧曰。當與師等還京。衆敬邕。皆從之。卽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發。謂衆曰。師等努力。今暝。必須入城。日沒至漕上。聞鼓音。歎曰。城門閉矣。遂宿於

逆旅。至昏時。悲泣曰。無所及矣。衆問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時氣絕。寺僧恠問。邕來答曰。在山遙見多人持香花幡蓋從西來。入開遠門。向真寂寺。邕疑禪師欲去。故來也。昨夜昏時。見禪師導從西去。願與邕別。故知不及也。初京城諸師。有疑信行法者。至是相與議。據付法藏經。若人通耳。過去聞正法。故於是共觀信行頭骨。兩耳正通。乃皆慚悔。信服。初信行從衆居京城五寺。後雖侵廣。今猶號五禪師。〔老僧及臨舅說云爾〕

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旣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衆逾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識。不如答曰。欲見二人。王卽遣喚一人。唯見龜來。舐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者喚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鐵者。一星迸著脚。如以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匹。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武德初。

卒真寂寺。卽今化度寺是也。〔此寺臨外祖齊公所立。常所遊觀。每聞舅氏說云爾。〕
絳州大德沙門釋僧徹。少而精練。於孤山西阿。造立堂宇。多樹林等。頗得山居形勝。
僧徹嘗出行山間。土穴中見一癩病人。瘡痍臭穢。從徹乞食。徹愍之。呼出與歸。於精
舍旁爲造土穴。給衣食。教令誦法華經。此人不識文字。性又頑鄙。徹句句授之。殊費
功力。然終不懈倦。此人誦經向半。便夢有人教云。自後稍聰寤。至得五六卷。漸覺瘡
愈。比誦一部畢。鬚眉復生。肥體如常。而能爲療疾。臨嘗患腫。僧徹遣此人。禁呪有驗。
自說云。然後房仁裕爲秦州刺史。表僧徹所立精舍。爲陷泉寺。初此地無水。僧徹常
遠汲山下。以自供。一朝忽有陷陷處。泉出。故因以名陷泉寺也。僧徹專以勸善爲務。
而自修禪業。遠近崇敬如父焉。永徽二年正月。忽屬累徒衆。自言將死。旣而端坐。繩
床。閉目不動。其天氣晴朗。雨花如雪。香而不消。方二里許。樹葉上皆有白色。如輕粉
者。三日乃復常色。而僧徹已終。至今三歲。獨坐如故。亦不臭壞。唯目淚下云。〔徹弟
子寶泰等及州人並說云爾。〕

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爲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
浴。燃香熏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外。加一竹筒。令寫經人每欲出息。輒遣含竹筒

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嚴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皆悉如此。法端等慚懼。卽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旣而開視。文字如故。【貞觀二年。法端自向臨說。當時具說尼名字。臨忘之。唯記其事云爾】

蒲州仁壽寺僧釋道懸。少聰慧好學。爲州里所崇敬。講涅槃八十餘遍。號爲精熟。貞觀年。崔義直任虞鄉縣令。人請懸講經。初發題。悲泣。謂衆人曰。去聖遙遠。微言隱絕。庸愚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歸向。自當識悟。今之講說。止於師子。時日旣沒。題名在心。旣而講至師子。一旦無疾而卒。道俗驚慟。義直身自徒跣。送之南山之陰。時十一月。土地冰凍。下屍於地。地卽生花如蓮。而小頭及手足各有一花。義直奇之。令人夜守。守者疲睡。有人盜折其花。明旦視之。周身並有花出。總五百餘莖。經七日乃萎。乾【義直及道俗皆說云爾】

河東沙門釋道英。少修禪行。以練心爲本。不慎威儀。然而經律與義。莫不一聞懸解。遠近僧尼。爭就請決。英輒報謂曰。汝尙未疑。宜且思疑。疑成。然後來問。問者還而思。

疑多。因思自解而去。有思而不悟。重來問者。莫爲說其機要。皆喜悟而還。嘗與衆人乘船黃河中。流船沒。衆人皆死。道俗望見。莫沒。臨河慟哭。是時冬末。河冰始泮。兩岸猶堅。莫乃水中出行。至岸。穿冰而去。岸人敬喜。爭欲解衣衣之。莫曰。體中尙熱。勿覆衣也。徐出而歸。了無寒色。視其身體。如火炙處。其識者以爲入定故也。或時爲人牧牛。駕車食蒜噉飯。或著俗衣。髮長數寸。嘗至仁壽寺。道懸敬安處之。日晚求食。懸謂曰。上德雖無食相。豈不爲息譏嫌。莫笑答曰。懸公心方馳騫。不暫休一息。而空飢餓。何自苦也。道懸歎服。貞觀中卒。【法端及道俗皆說云爾】

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旣而於幽州北山鑿巖爲石室。卽磨四壁。用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卽以石塞門。用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其功。苑嘗以役匠旣多。道俗奔臻。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屋。而念木瓦難辦。恐分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旣晴。乃見山下有大松柏數千株。爲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柏尤稀。道俗驚駭。不知來處。

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岸倒木。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服。謂爲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共助造堂宇。頃之畢成。皆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李玄獎。大理丞采宣明等。皆爲說云。爾臨以十九年。從車駕幽州。問鄉人。亦同云爾。而以軍事不得云。

東魏末。鄴下人共入西山採銀沙。出穴未畢。而穴崩。有一人在後。爲石塞門。不得出。而無傷損。其穴崩處。有小穴。不合。微見日光。此人自念。終無生理。乃一心念佛。其父聞子已壓。無處求屍。家又貧窶。無以追福。乃持麤飯一鉢。往詣僧寺。請一人齋。衆僧多逐豐厚。莫肯爲食。父持飯大哭。有一僧愍之。受請食。訖爲呪願。因別去。是日聞其子在穴中。忽於小穴。明處見一沙門。從穴中入來。持一鉢飯。以授此人。食訖。便不復飢。唯端坐正念。經十餘年。齊文皇帝。卽位於西山造涼殿。匠工除此崩石。乃見穴中人。尙活。出之。與歸。父母驚喜。遂闔家練行。〔雍州司馬盧承業。爲臨說云。是著作郎降所傳之。〕

北齊時。有冀州人。從軍伐梁。戰敗。見擒爲奴。其父母在鄉。不知音問。謂已死。爲追福造塲。浮圖塲。浮圖成。設齋會。道俗數百人。方坐食。聞叩門聲。主人父出。適見一僧形。

容甚雅。謂主人曰。乞齋食米麩。可以布手中裹之。並乞鞋一兩。主人請留住食。僧不肯。曰。欲早去。不暇食也。主人如其言。以新布裹麩。并鞋一兩奉之。僧受而去。是日之齋時。主人子在江南澤中。爲其主牧牛。忽見一僧。手持麩一裹。及新鞋一兩。至奴所。問曰。亦思歸見父母乎。奴泣曰。無敢望也。僧與以麩。令坐食。食畢。又與鞋。令著之。而敷袈裟於地。令坐袈裟上。僧取袈裟四角。總把驚舉而揮之。可移二丈許。著地。奴開視。不見僧及袈裟。而身已在其宅門外。入見大衆方食。父母驚喜。就問。具說由緣。視其中內。餘麩及鞋。乃向奉僧者也。鄉邑驚駭。競爲篤信。是日月六日也。因名所造浮圖。六日浮圖。浮圖今尙在。邑里猶傳之矣。

梁武微時。識一寒士。及卽位。遊故苑中。見牽舟帝問之。尙貧賤如故。敕曰。明日可上謁。吾當與汝縣令。此人奉敕而往。會故不得見。頻往。遇有事。終不得通。自怪。以問沙門寶誌。誌方爲大衆講經。聽者數千人。寒士不得進。寶誌謂衆曰。有人欲來見。問請開道。納之。衆人乃爲開。此人進。未至。寶誌迎謂曰。若爲不得。縣令來問。耶。終不得矣。但受虛恩耳。過去帝爲齋主。若具疏。許施錢五百。而竟不與。是故今日。但蒙許官。終不得也。此人聞之。終去。帝亦更不求之。【江東道俗至今傳之】

揚州嚴恭者。本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恭。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錢五萬。往揚州市物。父母從之。恭乘船載錢。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問知其故。念龜當死。請贖之。龜主曰。我龜大頭。千錢乃可。恭問有幾頭。答有五十。答曰。我正有錢五萬。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空船詣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曰。君兒在揚州市。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恭父怪愕。疑謂恭死。因審之。客曰。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水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日辭去。後月餘日。恭還。父母大喜。旣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附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揚州。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之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曰嚴法華。嘗有知親。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人不溺。是日恭入錢庫。見有一萬濕錢。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錢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湖。於神廟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

還之謂曰。請君爲我持此奉嚴法華。以供經用也。且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如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適遇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前。怪異如此。非一。隋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人士亦多知之。駙馬守國公蕭說最所詳審也。】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吳道行題

冥報記卷中

唐 吏部尙書 唐 臨撰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爲人婦。今知家處。迴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至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恆忘失不能記。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讀此經。釵亦是亡妻之物。妻因產而死。遂失所在。不憶使君。乃示其處。彥武亦云。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穴中。試令人探。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崔尙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廬。勸說亦大同。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不如崔具。仍依崔錄。〕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求寄宿。廟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令不得已。從之。爲設床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比來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

之神曰。遇其死時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人良久。僧問曰。聞世人傳說。太山治鬼。寧有之也。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問。一人在獄。罪重不可見。與師就見可也。僧甚悅。因共起。出門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光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復欲歷觀也。僧愁懇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同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耳。能爲寫法華經者。便免。旣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說。仍卽寫法華經一部。經旣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僧以事告神。曰。弟子知之。師爲寫經。始盡題目。彼已脫免。今久出生不在也。然此處不淨潔。不可安經。願師還送經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而去。送經回寺。〔杭州別駕張德言。前任兗州。具知其事。自向臨說云爾。〕

國子祭酒蕭瑛。蘭陵人。梁武帝之孫。梁王歸之第五子也。梁滅入隋。姊爲煬帝皇后。生長貴盛。而家崇佛法。大業中。自以誦法華經。乃依經文。作多寶塔。以檀香爲之。塔高三尺許。其上方厚木爲多寶像。經數年。其兄子詮在宅朝起。忽於前院草中見一

檀木浮圖。蓋下有一鎗石佛像。製作異於中國。面形似胡。其眼睛以銀爲之。中黑精光淨如然自者。詮走告環。環視驚喜。取蓋還。試置塔上。宛然相稱。如故作者。雖木色小異。而塔形更妙。以佛像安塔中。亦相稱如故。造環喜歡。自以精誠所感。其佛像函內有舍利百餘枚。環尼年少。竊疑胡僧。每云舍利鎚打不破。乃試取三十枚。於石上斧打之。舍利了無着者。女就地拾覓。唯得三四枚。餘並失不見所在。旣而懼以告環。環往塔中視之。則舍利皆在如舊。環從此日誦法華經一遍。以至於身終。貞觀中。一年病。蕭后及弟姊視之。環與相見。各令燃香。因卽共別。唯留弟宗公。瑀及女爲尼者。令燃香誦經。頃之。謂其尼曰。我欲去。普賢菩薩來迎我。在東院。師可迎之。尼如言往迎之。未還。環曰。此院不淨。不肯來。吾當往就。汝等好住。因與瑀等別。仍起長跪。合掌正向西方。頃之。倒臥。遂絕。遺令獨載一車。斂以在身之服。婦人不得送葬。勿以肉祭。制墳纔令沒棺。朝野歎其通悟。家人奉而行之。〔仲珪弟孝諧爲大理主簿。爲臨說更聞州人亦同云爾〕

臨印。韋仲珪者。天性孝悌。爲州里所敬。年十七。郡表左異。爲蒙陽長。父廉直。資陽郡丞。以老歸。武德中。遘病。仲珪不釋冠帶而養。久之。父卒。謝遣妻妾。守于墓左。信佛教。

誦法華經。晝則負土成墳。夜專誦經典。精此氏不倦。終三年不歸。嘗有虎夜至牆前。蹲踞聽經。久而不去。仲珪正念曰。不願猛獸之相逼也。卽起去。明旦見統墓生芝草。七十二莖。當墳前者。行次第如人種植。皆朱莖紫蓋。蓋徑五寸。光色異常。隣里以告州縣。時辛君爲刺史。沈裕爲別駕。共至墓所察之。忽有一鳥如鴟。銜雙鯉置於地。而去。君昌等尤深嗟歎。採芝封奏。詔表門閭。【臨以貞觀七年。奉使江東。揚州針醫甄陀爲臨說此。】

江都孫寶。本是北人。隋末徙居焉。少時死而身暖。經四十餘日。乃蘇。自說初被收。詣官曹內。忽見其母。在中受禁。寶見悲喜。母因自言。從死以來。久禁無進。無自由。訴明旦。主司引寶見官。官謂寶無罪。放出。寶因請問曰。未審生死罪福。定有報不。官曰。定報。又問兼作罪福。得相摒除不。官曰。得寶隣里人某甲等。生平罪多福少。今見在外。寶母福多罪少。乃被久留。若不定報。何爲如此。官召問。責主吏。吏失案。故不知本案狀。輕重罪。官吏勸別簿。如所言。因命釋放。配生樂堂。母子。但出寶送生處。其樂堂者。如好宮殿。有大堂閣。衆人男女。受樂其中。寶無復還意。但歷觀諸堂。遊戲而已。可月餘日。遇見其伯父於路。責之曰。汝未合死。何不早還。寶曰。不願還也。伯怒曰。人死

各從本業受報。汝業惡。不得生樂堂。但以未合死。故得客遊其中耳。若死。官當收錄。汝豈得見母耶。因以瓶水灌之。從頂至足。遍淋比。唯臂間少有不遍。而水盡。指一空。舍令寶入中。既入而蘇。其灌水不遍之處。肉遂糜爛墮落。至今見骨。臨以貞觀七年。奉使江東。甄陀爲說此云爾。寶見在也。

張亮爲幽都督府長吏。崇信佛。嘗入寺。見佛像與亮身等者。亮因別供養之。後在堂坐。兩婢立侍。忽聞雷電。亮性畏雷。因心念佛像。俄而霹靂震其堂。柱侍婢一人走出。及階而死。有柱迸中亮額。而不甚痛。視之。纔有赤痕。而柱大半裂墮地。如人折者。既而亮詣寺。像額復有大痕。如物擊者。正亮痕處相當。亮及衆驚嗟歎息。亮自爲高。昱說云爾。幽州人亦知。

監察御史范陽盧文勵。初爲雲陽尉。奉使荊州道覆囚。至江南。遇病甚篤。腹脹如石。飲食不下。醫藥不瘳。文勵自謂必死。無生望。乃專心念觀世音菩薩。經數日。恍惚如睡。忽見一沙門來。自言是觀世音菩薩。語文勵曰。汝能專念。故來救。今當爲汝去腹中病。因手執一木把。用捋其腹。腹中出穢物三升餘。極臭惡。曰。差矣。既而驚寤。身腹坦然。卽食能起。而痼疾皆愈。至今甚強。寶臨同爲御史。與自說云爾。

睦仁舊者。趙郡邯鄲人也。少有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有無。就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舊。而不言。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舊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舊卽拜之。問公何人也。答。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私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胡國長吏。仁舊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爲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是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害。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舊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是贈之。遣舊行。有事令先報之。旣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恆隨逐。如從者。頃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舊於家。教文本書。舊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謂曰。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旣與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中亦有食。然不能飽。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旣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餐。舊旣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舊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

仁菑見景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而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菑請有金帛以贖之。文本問是何等物。菑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眚生煩。郡君供給。郡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曰。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菑遇病。不甚困篤。而不亦能起。月餘日。菑問常掌事。掌事云。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日因朝太山。爲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自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菑問請將案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君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眚兄昔與同學。恩情深重。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主簿闕。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際會。未必得官。何惜一二十年。苟貪生也。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菑憂懼。病愈篤。景謂菑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菑問何由見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見耳。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菑以告文。

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來。告。禱。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禱。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旣。而。景。來。告。曰。免。禱。情。不。信。佛。意。尙。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實。禱。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尙。爲。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禱。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禱。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禱。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禱。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內。亦。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有。數。人。如。君。九。品。入。地。獄。者。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禱。曰。鬼。有。死。乎。曰。然。禱。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後。之。事。禱。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不。景。曰。道。者。天。帝。總。統。六。道。是。謂。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尙。書。令。錄。五。道。神。如。謫。尙。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斷。人。間。事。道。上。章。請。福。天。曹。受。之。閻。羅。王。云。某。月。日。得。某。甲。訴。云。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之。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禱。又。問。佛。家。修。福。如。何。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

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去。藉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藉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郎君飲食。乃爾慳慳。比知無復厚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常如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九日。文官賜射於玄武北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與家兄太府卿。及治書侍御史馬周。給事中韋琨。及臨對坐。文本自謂諸人云爾。

殿中侍御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城宮。三善谷。與魏太師隣家。管夜二更。聞門外有人喚孫侍醫聲。璞出看。謂是太師之命。旣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我不能步行。卽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口。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遙見有兩人。將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卽放璞。璞循路而還。往往不異。平生行處。旣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蜘蛛網。網中有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樂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憂悶。恨。

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臥床上。而屋中暗黑無所見。喚告婦。令婦燃火。而大汗起。視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不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敕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君是孫迴。璞不璞曰。是君何問。爲答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爲記。室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爲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爲大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同宿。遂至闕鄉。鬼辭曰。吾輒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驛。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旣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旣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卽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迴璞自爲臨說云爾〕

戶部尙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甯里南街。忽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頓。見裕悲喜。裕問曰。

公平生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生時誤奏殺一人。吾死後。他人殺一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然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爲有銅罰不得官。又向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務州治中。【臨兄爲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爾】

隴西李大安。工部尙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爲越州總管。大安自從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其睡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奴婢至。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奴仍告主人。訴縣。大安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床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何緣負汝。卽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卽還從戶出去。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佛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而化爲僧。被緣袈裟甚新淨。謂大

安曰。被傷耶。我今爲汝將痛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項瘡而去。大安誌其形狀。見僧背有紅繪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旣而大安覺。遂蘇。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宅子弟。迎至還家。家人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僧像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像工。爲安造佛像。像成。以綵畫衣。有一點朱汗背。上當遣像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同與妻及家人共起觀像。乃所見者也。其背朱點。宛然補處。於是歎異。遂崇信佛法。〔大安妻夏侯氏。卽郎州刺史絢之妹。先爲臨說。後大安兄適裕爲大理卿。亦說云爾〕

河東董雄。少誠信佛道。蔬食數十年。貞觀中。爲大理寺丞。十四年春。坐爲連季仙僮事。繫御史臺。于時上以爲黨。大怒。使治書侍御史韋琮等。鞠問甚急。防禁嚴密。禁者十數人。大理丞李忻。玄同。直王忻。並連此事。與雄同屋閉禁。皆被鑕牢。固雄專念法華經。普門品。數日得三千遍。夜中獨坐誦經。鑕忽自解落地。雄驚告忻。玄忻共視鑕。仍堅全在地。其鈎亦儼然不壞。而鈎鑕相離數尺。玄等異之。雄恐責告守者。請鑕關。是監察御史張敬。一宿直。命吏關鑕。更以火燭之。見其鈎鑕不開。而自然相離。甚

怪異。因關鑰之。用紙封縲其鑰。書署封上。而吏去。雄復坐誦經。至五更。鑰又解落。而有聲。如人開者。雄懼。又告忻。玄等謂曉不宜請吏。既明。共視之。鈎各離在地。而鑰猶合其封。署處全固不動。鈎甚定密。無可開理。玄自少不信佛法。見其妻讀經。常謂曰。何乃爲胡神。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歎悟。曰。吾乃今知佛之大聖。無有倫匹。誠不可思議也。時忻玄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晝日鑰自解落。視之。鑰狀比雄不爲異也。玄於是信服愧悔。既而三子俱雪。玄乃寫法華經書八菩薩像。歸依供養。〔臨時病篤在家。玄來問疾。具說其事。臨病愈攝職。問臺內官吏。與玄說不殊。雄亦自說其事。而精厲彌篤。雄今見在爲整屋令。〕

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蘇長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沒。既船沒。妾獨不沉。隨波汎濫。頃之著岸。逐戴經函。而開視其經。了無濕汗。今尙在揚州。嫁爲人婦。而愈篤信。〔岑令說云。見此妾自言。然臨因使其江上。船人說亦云爾。〕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嘗乘船於吳江。中流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著

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既而文本食齋於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言。〔文本自向臨說云爾〕

河南元大寶。貞觀中爲大理丞。一生不信因果之事。與同僚張散冊。友善。常謂曰。二人若先死者。當來報因果之有無也。元以十一年。從駕幸洛陽。病卒。散冊在京。未知一夕夢元來告曰。僕已死矣。生平不信善惡之有報。今乃定有不虛。故來報君。其勉修福業。張問其狀。答曰。冥報固不可說。他亦不可道。但報君知定有耳。張寤。向同僚說之。二日而凶聞至。張勸其夢。乃死之後日也。〔張自向臨說云爾〕

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病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生平相識僧來。入兵圍行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至此。如何。辯求哀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也。辯許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堂前。以次訊問。至辯。因見向者僧。爲

官說其福業。官曰放之。僧因引辯出至門外。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疊帔置牀角上。旣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反晝夜也。旣至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尙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已化爲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旣曉。覺口腥。睡出。而使人視之。滿口中盡是凝血也。辯驚懼。不敢食肉。又數年。娶妻。妻逼之食。食乃無驗。然而辯自六年來。鼻常有。大瘡。洪爛。然自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云爾〕

陳公太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福。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徹。後一日昏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臥愈甚。夫人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燃燭。須臾。婢還。廚中無火。夫人命開門。於人家訪取之。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庭中有燃火燭。上階來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卽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燃燭入

堂中燭光卽滅。便以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遍。以爲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至今尙康。年八十年矣。〔夫人自向臨嫂說之云爾。〕

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病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殮斂。至七日而蘇。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官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然其庭亦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桎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事。一大官坐高牀。座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曰。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恆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旣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坐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座側。王卽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誦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以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卽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有屋覆。其城旁多有小窗。或大如小盆。

或如孟梳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牕中。卽不復出。山龍怪問吏。吏曰。此是大獄。獄多有分隔罪罰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火猛湯沸。旁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等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修改。今王放君去。君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卽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爲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廠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道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有三人語。山龍曰。王放去。可不少多乞遺我等。山龍未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由彼。然彼三人者是前收錄君使人。一是繩主。當以赤繩縛君者。一是棒主。當以棒擊君頭者。一是袋主。當以袋吸君氣者。見君得還。故乞物耳。山龍惶懼。謝三人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於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若樹下。山龍許諾。辭吏歸家。見正哭。經營殮具。山龍入至屍旁。卽蘇。後日剪紙作錢帛。並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媿荷言畢不見。【山龍自向總持寺主僧說之。轉向臨說之云爾。】

冥報記卷下

唐 吏部尙書 唐 臨撰

隨開皇末。代州人。姓王。任爲驃騎將軍。在荊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如畫。見者皆愛奇之。父母鍾愛。旣還鄉里。里人親族。爭爲好衣服。而共愛之。女年七歲。一旦失。不知所在。初疑鄰里戲藏。訪問終無見者。諸兄乘馬遠覓。乃去家三十餘里。棘中見之。欲就挽去。卽驚走遠去。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圍而得之。口中作聲似兔鳴。抱歸家。不能言。而身體爲棘刺所傷。母爲挑之。得刺盈把。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合家齋戒練行。〔大理丞案宣明。嘗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云爾。〕

後魏司徒崔浩。博學有才略。事太武。言行計從。國人以爲楷模。浩師事道士冠謙之。尤不信佛。常虛誕爲百姓所賣。見其妻讀經。奪而投之井中。從太武至長安。入寺。見有弓矢刀稍。帝怒。誅寺僧。浩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像。敕留臺下。四方依長安行事。冠謙之與浩爭。浩不從。謙之謂浩曰。卿從今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果無罪而族誅。將刑。載於露車。官使十人。在車上。更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號叫求哀。竟備五

刑自古戮辱。未之前有。帝亦枉誅太子。又尋爲閹人宗愛所殺。時人謂爲毀佛法之報驗。【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

梁元帝年六歲。見母莊匣中有大珠。取一珠口含。遂誤吞之。其珠意左右盜。訊問莫服。乃灰生魚以誚之。明日帝大便。珠隨便而去。帝一目遂眇。【見梁後略說之】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虎。常進御食。有籠。隋文帝卽位。猶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尙暖。家人不忍殮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王。爲周武帝傳語。旣而請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喚。隨至一處。有大坑穴。所行之道。徑入穴中。纔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餘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帝曰。王喚汝證事耳。汝身無所罪。言訖。卽入穴中。使者亦引儀同入。使見宮門。引入庭。見武帝共一人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坐拜。王問汝爲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爲白團也。儀同卽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從出之。帝慘然不悅而起。忽見庭前有一鐵牀。並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牀上。獄卒用鐵梁押之。帝脅剖裂。裂處鷄子全出。峻與牀齊。可十餘斛。乃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皆不見。帝又已在王坐。王謂儀

同還去。有人引出。至穴口中。又見武帝出來。語儀同云。爲聞大隋天子。昔曾與我共事。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也。於是文帝敕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歸家具說云爾〕

北齊時。有士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愛奴及馬。皆使乘日久。稱人意。吾死。可以爲殉。不然。無所使乘也。及其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則未殺。奴四日而蘇。說云。當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日見其主被鑕。嚴兵守衛。將入官所。見奴謂曰。我死。欲得奴婢。遺言喚汝。今各自受苦。全不相關。今當自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窺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押脂多少乎。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押取一斛六斗。主卽被牽出。竟不得言。明日又來。有喜色。謂奴曰。今爲汝白也。及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所以。主司曰。此人死三日。家人爲請僧設齋。每聞經唄聲。鐵梁輒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因白官。請卽放奴。官卽喚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妻子曰。賴汝等追福。得免大苦。然猶未脫。能更寫法華經。造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無設祭。旣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言設齋。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行。〔臨舅高經州說云。見齊人說之〕

隋上柱國蒲山惠公李寬。性好田獵。常養鷹數十。後生一男。口爲鷹鳴。遂不舉之。公卽李密之父。臨家與親並悉見之。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獵。善放鷹犬。後遇病。兒羣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略牀。鳴叫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病氣絕。久乃蘇。因請衆僧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旣而得愈。遂終身絕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爾。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家鷄卵。燒而食之。後早朝。村人未起。其父聞外有人叩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役。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門。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是日。此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麗。兒怪曰。何時有此使者呵之。使勿言。因引至城北門。令兒前入。兒入度閭。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蹀兒忽呼叫。走赴南門。垂至而閉。又走東西兩門。亦皆如是。未往則開。旣至。便闔。時村人出田。男女大小。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且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不見。見父而倒號。

泣不言之。視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焦乾。其膝已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脾肉如故。膝下遂爲枯骨。鄰里聞之。共視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於是邑人男女大小。皆持戒練行。【有大德僧道慧。本冀州人。爲臨言之。此其隣邑也。】

隋大業中。京兆郡獄卒。失其姓名。酷暴諸囚。囚不堪困苦而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瘤。都無頸項。數歲不能行而死。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以食。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脂縣。未及而雷震。失其婦。俄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爲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爲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後不知所在。

揚州卞士瑜者。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性慳吝。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問。卞父死。其作人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黑文。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在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至。屈前兩膝。以頭叩地。瑜以十萬犢之。牛主不許死。乃塋。【甄陀爲臨說之。】

京兆殷安仁家富於財。素事慈門寺僧。以義甯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皮遺安仁。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官追汝。使人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佛堂中。經宿不出。明食時。果有三騎并步。率數十人。皆兵杖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唵佛誦經。愈精。鬼謂曰。昨日不即取之。今其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者。謂安仁曰。若往日殺驢。驢今訴君。故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他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者盜自殺驢。但以皮遺我耳。非我殺。何見。追請君還爲我語驢。我本故不殺汝。然今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復來矣。言畢而去。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盧文勵說云。安仁今見在。】

長安里市風俗。每歲元日已後。遍作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工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如廁。見其碓上。坐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級索繫頸。屬於碓柱。泣爲客曰。我是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一百。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西角壁中。然雖未用。旣已盜之。坐此得罪。今償父母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其小女死二年矣。於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

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爾】

京兆潘果。年未弱冠。以武德中。任郡水小吏。下歸與里中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塚間。見一羊爲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里中年少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而鳴。果懼其主聞。乃拔去其羊舌。乃無聲。於是夜烹食之。後一年。果舌漸小。遂銷盡。陳牒解職。富平縣尉鄭餘慶。疑其詐也。開口驗之。乃全無舌根。本處纔如豆許。不盡怪問之。果盡以實答其狀。縣官教爲羊追福。果乃受五戒。大修福。後一年。舌漸生。尋平復如舊。詣縣自陳。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貞觀十年爲監察御史。自向臨說云爾】

隋大業中。洛陽人。姓王。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且忽謂人曰。今日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亦十許年矣。寒食日。妹來歸家。家有驢數年。洛下俗以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度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被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在本處。是日妹獨在兄家。忽見母入來。頭面血流。形容毀瘁。號泣告女曰。我生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此得罪。報受驢身。償兄五年矣。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以鞭捶我頭面。盡破。仍許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

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走出。尋之不見。女記其傷狀處。既而兄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恠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狀。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泣交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事母者。願爲食草。驢卽爲食草。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豆。送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妹收葬焉。

隋有康抱者。江南搢紳之士。少有學行。大業九年。楊玄武作亂。其兄受玄武官。抱緣兄坐當死。而潛避。自匿於京師。至十年。抱因入祕書省。尋覓舊識。是時煬帝不在。皇城諸門皆閉。唯開安上一門。出入皆由之。抱適入門。遇見一舊相識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時判留守事。見抱與語。問其所安。抱知其相悉。亦以情告。既別而入。曾氏使人逐捕。人遂捕之。抱入祕書。逐者捕以告官。時王邵爲祕書少監。先與抱故識。不欲罪之。乃迎謂捕者。我早識康抱。知其旨。應聲答曰。實南丁避役耳。邵驅出。令去。捕者還報。曾又於安上門邀捕。擒之。抱知不免。謂曾曰。我誠負官。死自我分。然無負於卿。卿與我故知。不能相濟。曷反如此。若死者有知。必當相報。抱尋伏法。後數日。曾宅在太平里。將入留守。由善和里。於西門內。忽見抱乘馬。衣冠甚鮮。二青衣從。後謂曾命。

亦將盡。然尙可三年。由卿枉我。我今任太山主簿。已請天曹報殺卿。曾叩頭謝罪。請爲追福。抱許而忽不見。數日又遇抱。於是謂曾曰。我終殺卿。放卿七日修福。過此當先取卿頭將去。若不信者。卿死面當在背。曾懼還家。終如期而死。面於背。果如所言。

〔康親識人說云爾〕

武德中。臨邛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失寵愛。婦人怨恨。韋懼其及己。因縊殺之。數日。韋身徧癢。因發癩而死。〔韋孝諧云。韋其從兒也。〕

魏郡馬嘉運。以武德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曰。是東海公使來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州里。每有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聞召弗之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曰。以此迎馬生。嘉運卽樹下上馬而去。其實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在門外如訟者。有婦人先與嘉運相識。同郡張公謹妻。姓崔氏。手執一紙文書。謂嘉運曰。馬生尙相識。不昔與張總管交遊。每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謹故常見。抑今旣得申官。已追之不久。當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知崔氏被殺。及見方知自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

公眠未可。謁宜引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家貧妻子不立。願君爲言得免爲幸。璋曰。若爾便可自陳。無學吾當有以相明。俄有人來示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相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運拜謝曰。幸甚。但鄙人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管記之任。公曰。識霍璋不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卽命追陳子良。嘉運辭出。璋與之別曰。倩君語我家三狗。臨終語汝。賣我所乘馬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也。速如我教造浮圖。所云三狗。謂其長子也。嘉運因問向見張公謹妻。所云天主者爲誰。璋曰。公謹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他常救公謹。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不澁徑。指令由此路歸。嘉運入徑便活。良久能起。時向夜半。妻子皆坐哭。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善章者。於是命彼捨此。後年吳人陳子良卒。死。張公謹亦殂。二人亡後。嘉運嘗與數人同行。於路忽見官府者。嘉運神色憂怖。唯趨走。頃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向見者東

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子良極訴君霍司刑爲君被誚讓君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蜀人將決池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絹數十疋因買池魚放之贖生謂此也〔貞觀中車駕在九城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其問事文本具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武德初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所問恪何因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承因呼弟弟死已數年矣旣至枷械甚嚴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恪使弟殺牛會獠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官曰汝殺牛會獠欲以招慰爲功用求官賞以爲己利何云國事耶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旣承遣殺汝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殺官又問恪何因復殺他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食料無鴨汝殺供之以求美譽非罪而何又復殺鷄卵六枚恪曰平生不食鷄卵唯憶年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卵自煑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耶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青衣執恪將出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

濫官府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平來有罪皆錄不遺。生來修福令無記者豈非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爲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但量罪福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恪福少罪多。故放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頓訖。血流濺地。旣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忘。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放汝歸家。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得蘇。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行道。自說其事。至七日。與家人辭訣。俄而命終。臨家兄爲遂府屬。故委之。

洛州都督鄧公竇軌。性好殺戮。初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尙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甚篤。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冬月無瓜也。公曰。一盤好瓜。何謂無。旣而驚視曰。非瓜也。并是人頭。從我債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尙書言畢而薨。

尙書刑部侍郎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易之言。以永徽二年五月病卒。至六月九日。尙書都官令史王瓌暴病死。經二日而蘇。自言初死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汝瓌隨行人一大門。見廳上西間有一官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

官人相當。面向北。各有牀褥几案。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階下有官吏文案。有一老人着枷。面向西。縛立階下。璫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訊璫。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何因改籍。璫曰。非璫之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辭。辯願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他老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璫改籍。加須達年。不敢妄也。璫曰。十七年改任。告身在家。請追驗之。大官因呼領璫者三人。解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因令囚出北門。璫遙見北門外昏暗。多有城城上皆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璫曰。汝無罪。放去。拜辭。吏引璫至東階下。拜僧。僧以印印璫臂。曰。好去。吏引璫出東門。南行度三重門。每門皆勸視臂印。然後聽出至第四門。門甚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官城。門守衛嚴密。顧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復喚璫。璫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慘黑色。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卒守之。階西近城。有大木牌。高丈餘。廣二尺許。大書牌上。此是勸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璫。悲喜曰。汝何故得來。璫曰。吾被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極。加之飢渴。苦不可言。君可努力至我家。語令作功德如。

是殷勤囑之。璫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璫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璫曰。我方勸諸事。汝何人。輒至囚處。因使卒搭耳。卒搭耳推令去。璫走。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翼。吾爲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驗。卽放出。出門外。黑如漆。璫不知所之。以手摹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暗不可行。璫立住少頃。見向所訊璫之吏。從門出來。謂璫曰。君尙能待我。甚善。可乞我干錢。璫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官放我來。何爲有賄吏乎。吏卽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璫心然之。因媿謝曰。謹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耳。期璫十五日來許諾。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故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卽至君家也。璫如其言。行至牆。推良久。乃倒。璫從倒處出。卽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家哭泣。入戶而蘇。至十五日。璫忘不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信期。與我錢。遂不與。今當將汝去。因驅行出含光門。令入大坑。璫拜謝百餘拜。請作錢。乃放歸。又蘇。璫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璫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惡不好。璫辭謝。請更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璫令以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旣而身體輕健。遂愈。臨問其

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半茂將在大理鞠問獄請劉召紙至與辛對問之云爾

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韋慶植有處女先亡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賓客宰肉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慶植妻夜夢見其亡女著青裾白衫頭髮上有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曰嘗私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日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且往觀羊頂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對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語家人勿殺待慶植至將放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命殺之宰夫縣羊欲殺賓客數人已到乃見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兒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殺之既而客坐食至客皆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之崔尙書敦禮具爲臨說閻尙書立德亦說云爾】

華州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久坐不能歸因宿焉僧設松柏末以食之謂法義曰貧道居此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也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入惡道誠心

懺悔可滅之。乃令浴洗清淨。被僧衣。爲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柴瘞之。七日而蘇。自推去。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死。有兩人來取。乘空南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左右皆是官曹。門闔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曰。法義家狗惡。兼有咒師。神見打甚。因袒而示之。背背皆青腫。官曰。稽過多咎。與二十杖。言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可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之。其簿多先朱勾。畢有未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卽見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僧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曰。經懺悔者。此案亦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劾之。應有福利。判官令主典將法義詣王宮。在東殿。宇宏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至所。王起。迎僧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其人宿罪。並貧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事。詣王。王曰。張目在懺悔後。不合免。然師爲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謂

僧曰。七日既不多時。復來恐不見師。請既住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急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義掌。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修福。若後來不見我。宜以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人送至其家。家內正黑。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虛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修道。掌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皆爲瘡。終莫能愈。至今尙存。【隴西王博又居與法義近。委知之。爲臨說云爾】

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興州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日而蘇。說云。始爲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王。謂曰。今有一員官闕。故枉君來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勸之。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錄事。智感許諾。拜謝。吏引退。至曹。曹有判官五人。連感爲六。其廳事是長屋。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座。空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座。有羣吏引將文簿來。取智感判置於案上。而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逼公。但遙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讀案。如人間案者。於是卽爲判勾之。有頃。有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官曰。君既權判。不宜食此。智感從之。竟不敢食。日暮。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晚。自後家中日暝。吏輒來迎。

至彼而旦。故知幽顯反晝夜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遂以爲常。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如廁。於堂西見一婦人。年三十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是何人。答云。妾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見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問。具證其夫事耳。智感因諮婦人曰。感長舉令也。夫人若被勘問。幸自分疏。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不欲引之。恐官相引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逼迫之慮。婦人許之。既而智感還州。先問司倉婦。有何疾。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患也。感以所見告之。說其衣服形貌。且勸令修福。司倉走歸家。見婦在機中織。無患甚不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疾死。司倉始懼而修福。又興州官二人。考滿當赴京選。諮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曹。以其姓名問錄事。曰。名簿並封在石函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報。及期來報。仍具二人今年得官名號。智感以報二人。二人至京參選。吏部注擬其官。皆與所報不同。州官聞之。以告智感。智感復問錄事。錄事覆檢簿書云。定如前所檢。不錯也。既而二選人過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注。果是冥簿檢報者。於是衆人咸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時月日報之。教令修福。多得免者。智感權判三年。其吏來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戶。

授正官。以代公。公不復判矣。智感。明旦至州。告刺史李德鳳。遣人往隆州審焉。其司戶已死。問其日。卽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絕。後州司遣智感領囚送京。至鳳州界。囚皆逃。智感憂懼。捕逐數日。不能獲。夜宿於精舍。忽見其故部冥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已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卽請人兵入南山西谷。果見四囚。知走不免。因來拒抗。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尙存。任慈州司馬。【光祿卿柳亨爲臨說之。亨爲曹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斐同節。亦云見說。皆如此言焉。】

●崇信觀音同志會徵求會員

●為從來勸善運動中之別開生面

●出會費一元得享十大利益之優待

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慈悲獨具。歷來靈感事蹟。筆難盡述。故有家家觀世音之常談。際此天災人禍。頻仍叠降之秋。更當力求救星。避此危機。本會為普勸大眾同歸正法。崇信觀世音菩薩起見。故不惜金錢。以循循善誘之法。令人樂所趨向。但本會為精神上之互助作用。故限於通信。所望入會諸君。務請互賜教益。俾於刊登報端。以資激勸。則自他兼濟。功德實大。况同在慈門之下。更有不可思議之利益在也。茲將暫定簡章列后。

●名譽●崇信觀音同志會。●本會由發生報社分設
●會員●分特等。甲等。乙等。普通。●即丙等。●不論男女。歡迎入會。
●會費●分下列四種

特等。●獨出銀五元以上者。除定例五元外。餘款作宣傳費用。另有報告(一)介紹甲等會員二名者。(二)介紹乙等會員五名者。(三)介紹丙等會員十名者。以上二三四種。均抵特等會員例。利益概照例。多則類推。

甲等五元。永久出銀一次。
乙等二元。介紹甲等會員一名者。(三)介紹乙等會員二名者。(四)介紹丙等會員五名者。以上二三四種。均抵乙等會員例。五對年為滿期。

普通(即丙等)出銀一元。介紹丙等會員三名者。抵丙等會員例。二對年為滿期。
利益●贈品計分三等。另有詳章。(一)護生報并觀音專刊。(二)精裱五十吋長菩薩立軸。(三)五色過海菩薩。(四)新編觀音起信編。(五)菩薩雲中真影照相。(六)觀音救苦丹。(七)宣傳刊物。(八)凡向道德書局購貨得享特別利益。(九)五色會員證書。(十)郵費一律奉送。

本會地址上海貝勒路霞飛路北首道德書局內

歡 迎 翻 印

● 冥報記

● 每册定價八分

● 寄費外加

發 行 所

上 海

英大馬路

道 一

一號

書 局

局

82

002578